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十三

佚名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
楚妃堂上色殊眾。野鶴階前鳴向人。
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徵君不知何許人。驟讀之似一篇北山移文。

譏其改節應世而細味之則仍是喜其肯出也。言徵君隱居而白水青山爲之春色。今旣出矣。則此春殊爲空復耳。此蓋調之之辭。非眞如稚圭之譏切周顒。便爲磨礪將斬也。於是乃贊之曰。楚妃原自殊色。只是不肯輕出堂上耳。今旣來處堂上。則誰復有能與之爭妍者。又如海鶴高翔於千里之上。豈肯來階前向人而鳴。而今則又肯來此階前。卽又何

人之不樂聽其鳴耶。士君子抱負才具，原當用世。懷寶迷邦，原非所貴。獨是身雖達而不變所守，乃爲不失其正。今徵君之一行作吏，吾知其雖在萬事糾紛之中，猶能絕粒谷神，決不至貪冒以飽壑。則是雖一官羈絆，適足藏用於其中，所謂大隱在朝市，內不失己，外可治人，何便如之。若此者，正賢士所以自御之正道，而君已得之。則處開州而中心恬適。

雖入炎夏猶然涼冷寧似我之飄泊於雲安
其煩亂之熱毒乃至不可耐耶蓋少陵本是
傾陽用世之人斯時常懷歸朝覲君之念微
君想屬舊好故爲之誌喜首二句微調之而
下則皆喜慰之辭也讀者勿錯會意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
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觀此詩序。則知古人之作詩。非以爲一時結納之資。亦非以爲一日遊戲之具。其辭必本於是非之公。其情必軌於好惡之正。而又關

乎國事之治亂人心之貞邪使千古而下讀之可以爲龜鑑所謂詩史是也此增諸卷軸將以信後世不必寄元明乎其無私意也比與體制微婉頓挫八字足以蔽作詩之妙詩解如左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

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
昔流勳。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辭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哀息。豈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
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獄。之子寵若驚。色沮
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

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辭庶
幾知者聽。

次山春陵行自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
符牒二百餘封。失限者罪至貶削。然寧獲罪
不忍使困疲。復羅征斂。故少陵謂得結輩十
數公爲邦伯。天下可以少安矣。作此詩美之。
然在今人作此詩必重將次山原作鋪敘一
回。看他只閒閒從自家說起。蓋春陵事次山

已自言之。今若代爲重敘。無論非體。卽亦犯
複無味。然一往只作贊頌之辭。卽又焉得洋
洋灑灑。有如許一篇。甘有餘韻。且只說他家
事。將自己放開。亦覺不著痛癢。便無性情。故
且先將自己感動處說起。說我於老年遭亂。
因而轉益其衰。疾病相嬰。寇亂不止。流離於
江漢之表。當斯時也。藥力旣薄。羸瘵已成。尙
有何心情學詩家者流。采名競秀爲耶。惟是

今日所作實爲元道州所感出於中心之所不能已故亦聊復爾爾也夫道州豈今日之人哉當於古人中求之雖前之聖人亦且嘆畏爲不可及自粲粲元道州以下十三韻方是贊次山言初讀其春陵行已見其情之俊哲繼覽其賊退篇則益嘆其爲邦國之楨也此與賈誼之痛哭流涕匡衡之引經言事直相頡頏故憂民之情浩然縱橫於辭氣之間

前後兩章其光明直可以對秋月詩中之意
言言皆出於肝鬲字字皆流於肺腑直可與
華星偕曙一字不可動移若而人者真可以
用爲公輔於以致君澤民措天下於風動豈
惟能偃息甲兵撥亂而爲治哉悽惻二句說
前首之不忍徵斂乃知正人意以下六句是
說次首之欲委節而就魚菱也然則此詩之
作全是一篇公道爲朝廷歌得賢爲黎庶歌

愛戴與己之私情無與。故力疾而書墨淡字
傾。皆所不計。亦惟知我者能讀此而諒我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
噪自紛紛。

天下無意緒人。得志固無所表見。卽失意亦
無甚悲感。以其見地原自淺薄也。惟至性情

篤厚之人得意處自有許多氣節而失意處
遂必沉痛欲絕老杜此詩正借孤雁以自寫
其懷抱蓋雁之爲物篤於倫義一失其偶終
不更配卽如士君子之一意從君之死靡他
苟不見用卽無聊賴故不飲啄者謂其生理
都絕也飛鳴念羣者謂其無時無地敢或忘
也一片影萬里雲者謂其放跡江湖無由瞻
依魏闕也此時庸庸碌碌之人誰知傑士心

中之事彼紛紛鳴噪者。不過野鴉之類耳。有
何意緒耶。此下數首皆咏物詩。各有託喻。解
見後。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
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
影日蕭蕭。

此詩言物之賦性純潔者。卽隨在必有以自

見而不混同於流俗也。卽如此江浦之寒鷗，
偶然遊戲，未嘗別生妝飾，有他謬巧，而其風
流蘊藉之態，亦自饒餘，非凡鳥之可得而比。
試觀其玉羽之翻，而春苗爲之點染，祇在有
意無意之間。雖其遭逢不偶，雪落風生，而彼
則潔者愈求其潔，飄者一任其飄，亦何其超
然物外而無所係累耶。我儀圖之滄海之上，
清影蕭蕭者，必此物此志也。悲夫。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
如知。慣習原從眾，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
子莫相離。

此以自比其播遷之苦而恐其終不相保也。
吾常怪少陵自去官之後，數年之間，由秦而
蜀，由蜀而楚，中間僅有成都草堂得以少安。
其餘則皆奔馳道路，席不暇煖，竊疑先生可

已而不已亦屬躁擾不寧之過乃今讀此詩而後嘆先生之出於驅迫蓋亦有不得已於行者也夫啼虛壁而挂冷枝者猿之性也乃有人焉逃虛而啼逐冷而挂一若甘爲猿之所爲者豈好自苦哉良以世際艱難故不免耳夫艱難不免因而或隱或見以求盡全生之理者人或宜然而爾猿者何亦知之因知逃虛挂冷者眾猿慣習之所同而隱見求生

者一人用奇之偶似艱難至此良可悼嘆於是騰擲所至不厭前林之遠亦求得以骨肉完聚不至父子相離耳夫少陵之萬里清江三年落日卽虛壁冷枝也時而幕府時而清溪時而斷棧卽隱見也由成都而梓閬由梓閬而忠渝嘉戎以至雲安白帝皆前林之騰及也數年之踪跡都寫照在此一詩然後知其前後騰展皆用奇以全生之故豈苟然哉

至於結父子莫相離一語而後嘆其情之已
憊矣。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
容身。筒筍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
首怪龍鱗。

此以喻小人之怙勢自肥而終釀自焚之禍
也。自古莽卓梁冀之徒藉君之寵賚而封殖

不已者。後皆敗覆。殺身亡家。歷歷可指。而唐
自安史作逆。以及楊氏戚屬。敗亂之餘。復有
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猶然踵武。蹈轍。不自斂
戢。少陵爲此詩以象之。言黃魚蠢然一物耳。
徒有此長大之軀。脂膏之膩。適足以供人之
殖醢。且其充餘之甚。致堪輕賤。至以之飼犬。
此巴東之峽。日見其出浪之新也。正如彼貪
鄙之夫。封殖自肥。無德以堪其尊富。一朝敗

壞身戮而家破，何以自容其身哉！夫國法之
誅戮奸邪，亦如取魚之筒，筦設立相沿已久，
豈肯稍爲寬貸，而君上之威靈，雖嘗寵眷於
汝，至於不容之日，雖有風雷，不復降爲汝神，
但見其狼藉都市，而涎沫卷展於泥沙，豈猶
回首追憶，而歸怨於龍鱗之，不假易耶！此易
之所以戒負且乘，而屈子之所謂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
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
取意何如。

此以喻暴君之橫斂。不恤民命也。言白小之
魚。僅及二寸。其爲力幾何也。然亦命係於天。
沾好生之德。聚族而水處。奈何此地之人。取
以爲食。不以爲水族也。而竟以當園蔬。此何

異於橫斂者之草菅民命也於是入肆之多
燦然人目如銀花之亂錙銖不少遺焉及其
傾箱而入釜也如雪片之入於洪鑪無復餘
滓之少存焉不知一物之微皆有關於生成
愛養之義仁人於此尙且有拾遺卵而思育
之者而此則何其意在盡取不至於竭澤不
休耶觀此白小而暴君之橫斂亦猶是也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
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
就土微平。

此由雲安遷至夔州之作也。春催柳別。時易
逝也。江與船清。歸興濃也。農事惟聽人言。山
光徒悅鳥性。歸而未能卽歸之情事也。然則
我之居夔亦暫耳。豈以爲樂土之可久安乎
存此以見少陵之行跡如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旒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羶
龍虎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
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
白頭。

世間林林總總億萬兆人其間不過是多愁
與無愁兩種。而多愁與無愁者又各有兩種。
其無愁者一等是上上之人樂其在己之性

天淡然無欲故無入而不自得其一等是下
下之人不知天高地厚醉生夢死打諢了一
世而多愁之中亦有一等上上之人以天下
爲已任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亦有一等下下之人懷居懷惠患
得患失常汲汲戚戚一個不了大約其愁有
大有小由於其所居之地步識量見解有高
卑彼地步高者自然襟懷浩落所見者大天

地萬物皆其一體。所謂大人是也。其地步卑者。自然規模狹隘。識趣鄙陋。其中不過一富貴利達。足以盡之。故夫高明卓犖之人。潛居一室。猶有悲天憫人之心。隱隱欲動。及一當夫登高望遠之際。則此心之勃發。更有浩乎其不可遏者。老杜以稷契自命之身。當生民流離之日。一肚皮熱淚。迨於暮年。故當獨立最高之地。驀然打動。見此乾坤景象。天下一

家龍虎自睡。龜鼉自遊。扶桑西其枝。弱水東其流。一幅錦繡江山。而能黼黻之者。誰也。徒使我杖藜而歎。白首空回。亦何謂耶。故血淚迸空。不能自禁。不覺喟然興嘆。衝口而出。形之於詩。不然者。此淚無從而迸。而嘆世者。又歎個恁麼生也。若不說破。終成鶻突矣。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闕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爲用。

少陵於武侯最爲嚮往。一則爲其資志而歿，
同病悲惋。一則爲其君臣道合，無嫌無疑，實
堪羨慕也。此於廟柏而致其稱詡之意。夫一
柏耳，豈真能同於金石之質，而曰柯如青銅，
根如石，且至於二千尺之高哉。毋亦奉揚溢
美之辭，然不如是夸大，則無以致尊崇之思。
蓋物以人重故也。下接云良由先主與武侯

志同道合。君明臣良。一時相得益彰。是以一
樹之存。猶爲人之所愛惜。勿翦勿拜。以至於
如此其高大也。是其氣燄豈徒巋然於一廟
之前哉。直將與宇內之崇山峻嶺同其照耀
矣。且不獨一廟之柏爲然。蓋錦城之東。其君
臣同祀於闕宮者。多有崔嵬之枝幹。盤踞於
丹青戶牖之中。大率皆有孤高烈風之危。而
冥冥之中。賴有扶持之。使不至傾危者。皆神

明正直之力自能主持造化於不替也其頌
廟柏而歸功神力者止此下因託喻而發嘆
曰觀此廟柏材美如此則將取之以爲大廈
之棟梁實堪厥任雖良材不自炫鬻不露文
章而亦未嘗不以濟世爲心何辭翦伐特恐
驚駭雖眾推轂無人方致鳶鳥腐鼠之猜而
螻蟻可畏終須工師特達之薦而鸞鳳難期
此其遭際姑以聽之於時而志士幽人之心

則未嘗以此少生嗟怨蓋曠觀古今知材之大者原不易爲世所用也此詩前半闕則贊武侯先主之神明正直後半闕則借廟柏以况材大者之難爲世用而寬在己之本懷也詩情之移步換形不可方物者如此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
晶晶行雲浮日光
雷聲忽送千峯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
黃鸝過水翻回去
燕

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書裏虛無只少對
瀟湘。

少陵以大曆元年春至夔州卽寓居西閣中
有詩十餘首皆是年冬月之作而此一首則
其初來暮春之詩也看他便將一幅巫峽暮
春圖端端寫出是巫峽風土是暮春景物妙
眼瞥見卽爲描繪上紙蓋地近南方雷雨較
早而天時氤氳故花氣瀆鬱也黃鸝過水有

作止自如進退寬綽意燕子銜泥有取攜自
便隨分知足意此先生對時育物襟懷自爲
寫照末結語云此真一幅天然圖畫以我處
此飛閣捲簾之間分明是畫中人其一片空
虛無著景象如在瀟湘之間只少對瀟湘三
字耳是時少陵流寓夔州懷歸甚切而此一
首則絕無愁戚之聲亦只是黃鶯燕子一聯
暗傳心事也

詠懷古蹟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

咏懷古蹟非咏古蹟也。乃借古蹟以自咏其
懷抱耳。此第一首則直咏已事。惟末一語咏
庾信事以自况。是爲古蹟耳。故支離東北言

安史之亂也。漂泊西南。言流寓於川陝也。三
峽樓臺。五溪衣服。承西南天地而言也。羯胡
事主。致亂之由也。詞客哀時。播遷之實也。然
後結之曰。我之平生。直與古之庾信相同。而
暮年詩賦。果亦能與之同動。此江關也乎。通
首皆咏已懷而未句。帶言古蹟。此易見者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
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

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
今疑。

此第二首則將自己懷抱與宋玉古事引爲
同調。句句夾寫。蓋宋玉以不世之才遭荒淫
之主。雖乃心宗社。而於治無補。正與少陵心
事膈合。故曰搖落之中。深知宋玉之悲。以其
生不逢時。與已同也。一同則無所不同。卽以
風流儒雅言之。亦若與已相同。而生乎吾前。

是可以爲吾師於是悵望千秋而潸然灑淚者以其異代生不同時不能以其蕭條之景况互相憑弔也迄今江山故宅空存文藻絕無功德在人卽所謂雲雨荒臺豈真有夢思亦不過假託以諷諫卒之荒淫之主終折入於虎狼之國而所謂楚宮之盛盡歸於泯滅雖舟人指點其故址亦大概出於傳聞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夫豈足據以爲實跡哉通首

是寫懷與宋玉異代相感非專咏宋玉亦易明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第三首則專咏明妃之事無一字及於己懷乃吾則正謂此爲少陵自咏己懷非咏明

妃又與前昔之以己與古人夾寫者不同蓋
彼之明與古夾寫者猶爲膚淺而此之暗地
比託者乃更爲深沉也少陵自比稷契葵藿
傾陽乃竟虛度一生流離終老一腔怨恨無
處發洩今乃特借明妃爲之寫照故言明妃
之生長於荆門實爲羣山萬壑之所環抱因
其靈秀所鍾故特生此瑰麗之質夫天旣篤
而生之必將寵而異之是宜處以宮闈之安

榮以褔翟之貴，奈何一遭讒間，遠嫁單于，抱恨紫臺，獨留青塚。至今春風之面，徒存於畫圖；環珮之魂，空歸於月夜。此曷故哉？夫天下若汨若滅之境，原以待無知無識之人。若乃靈秀積中，了辦一切，而竟使之汶汶以沒世，亦何足以厭服其心？是又不如不生之爲愈也。此其怨恨，直至海枯石爛，不可磨滅。夫明妃抱此怨恨，不可明言，祇以託之千載琵琶。

而少陵之怨恨不可明言。又以託之明妃。通篇只重寫怨恨二字。乃所以寫明妃。卽所以寫已懷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廟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此第四首。則咏蜀先主之事。言蜀主王業在

於成都非夔人也其在夔者不過因窺吳而
來暫駐於此耳乃逾年而崩亦遂在於永安
是以夔之古蹟遂有蜀主之宮廟然而警蹕
之盛如翠華玉殿僅可想像於虛無之中無
復存者惟是跡雖無存古廟松杉僅巢水鶴
而德義之在人心則有歷久而不磨者每見
歲時伏臘奔走村翁與鄰近之武侯一同殷
勤祭祀其愛慕之不忘有如此者夫古今創

垂之主多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蜀主與
武侯獨能感刻於人心者，則以其君臣一體
之誼，真爲千古之絕調。出於至誠，爲能動物
耳。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已懷之所係，則在於
君臣一體四字中。蓋少陵生平，只是君臣義
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際耳。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相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
務勞

此第五首則咏武侯以自况蓋第三首之以
明妃自喻猶在遭際不幸一邊而此之以武
侯自喻則並其才具氣節而一概舉似之夫
史稱孔明以管樂自比第言其才藝耳若其
體段則實在管樂之上少陵生平以稷契自
許則欲自比於武侯必先將武侯品題出一

個定評。夫管樂富強霸術，既不足以況武侯，則必於管樂之上，尋出一個王佐之才來。比則斷非伊呂不可矣。夫以伊呂比武侯者，卽以稷契自比之一證也。以伊呂比武侯，則必抹倒蕭曹。夫蕭曹者，亦不過管樂流亞也。但蕭曹當興王之世，指揮如意，然其功業之卑，不過若是。若使武侯居開國之始，其制禮作樂，必有大可觀者，非僅區區叔孫通之手筆。

而已也。此等品評，實有確見，非空空迂論。妄自尊大，末後言志決身殲，則是純臣致身報主，事天立命的本領，斷非王佐不能做出。然則此首又非咏武侯，仍是自咏也。這纔完得題目詠懷古蹟四字。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

必秋遂通亭亭新妝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
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
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徧天下曳月揚微風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裊重露日出甘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
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慍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七夕事不見經傳。蓋出於小說家荒誕之語。誠爲褻嫚上聖。余嘗辦之。天上列宿皆分掌人間事務。如參伐主征討。營室主建造。奎壁掌文書。各以義爲名。而牽牛則主耕作。織女則主蠶桑。各恭乃職。不相侵越。不知乃何許人。忽作此語。以爲妖豔。其墮拔舌獄也。蓋已久矣。又相傳爲曝衣乞巧之事。夫曝衣則取其秋陽初盛。而乞巧則以毛詩終日七襄之

語尙爲雅令。此詩首闢渡河之非而後戒乞巧之妄。蓋公所深惡者。不以直道而用巧也。夫人臣事君猶女子之從夫。其未筮仕也如女子之未字。只宜竭力機杼。勤於織作。修身以俟。而無取乎奔競鑽營之術。其旣仕也如女子之有家。天威咫尺之間。惟以禮法自守。而恩以義合。濟與不濟。一聽之於聖明之降鑒。苟或違心植黨。弄巧成拙。一遭齟齬。則大

君以禮相繩。如英雄丈夫之不爲妾婦所欺。則平日之所爲小忠小信。何足以挽回於萬一哉。則慎毋乞巧之爲多事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通首總是描寫天涯流落之景。言楚王宮北
白帝城西皆屬南方邊徼之地。豈衰年老病
之所宜居哉。况當此日暮黃昏之時。又值新
雨初過之後。但見落日返照。既入於江。而又
從江水中翻影倒映在石壁之上。此正如羈
旅之人。生於何地。流寓何所。而又遷次於何
處也。又見雨過雲歸。擁滯於林樹。遂遮蔽山
村。此正如流浪之跡。沉閣他方。雖欲尋覓故

鄉而不可得見也。如此景況而當衰年肺病，何計可以療愁？惟有閉門高枕，非安居樂土，遂可忘憂。不過中原豺虎之亂未已，故驅迫至此而不能去耳。掌籙上帝居高聽卑，亦曾知有下人魂魄離散於南方而未招乎？曷不早已豺虎之亂，使之勿得久留於中原也？夫豺虎之亂，普天率土之所共憂，豈惟南方一人有未招之魂，而少陵直欲以一已向上天。

請命豈真以其忠孝之至爲足以感格上天
亦以其赤子之呼出於疾痛之不容已而應
與不應在所不計耳。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
歌數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
寂寥。

少陵暮春至夔州，寓居西閣半載，其詩十餘首。五古則有西閣曝日、近體則有兩望。又六韻二首，不離西閣二首。二度期大昌明府同宿，不到一首。又夜宿曉呈元二十一曹長一首。又西閣口號一首。又宿江邊閣一首。大意皆以旅人遷次之憂，而又懷君國危亡之慮。如所云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胡爲垂暮年，憂世心力弱。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

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又時危關百慮，盜賊
爾猶存。一何其忠愛之性，百折不迴，老而彌
篤也。又如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夫。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讀之一種悲涼之
聲，淒其欲絕，而襟懷正自浩落，不傷激楚。此
其意旨盡在言下，可以領會無事深解。而吾
惟於此閣夜一首，獨愛其氣骨之雄駿，更爲

集中之傑出者。不禁三復而樂道之。夫曰閣
夜。則非他夜之可比。其情在閣。而閣夜又非
閣之他時可比。其景又在夜。故作閣夜詩。必
須於二字夾縫中寫出。故起句撇卻短景。提
出夜字。而承之以天涯霜雪四字。則是閣夜
而非他處之夜矣。蓋凡高處方能見遠。故必
立於高閣之上。方能知天涯之霜雪已霽於
今宵。插一霽字。便逗起三峽星河等意。夫三

峽星河固是夜景然非此閣何由見之妙在三峽星河之上又先襯一句五更鼓角似此星河動搖之影皆從鼓角悲壯之聲湧出便將戰鬪亂離之景象描繪殆盡星河者夜也三峽星河則閣夜矣五更者夜也五更鼓角則又閣夜矣此之謂夾寫或疑鼓角恐亦是設爲此景不知此閣乃係官閣必與峽關麗譙相近少陵蓋暫住於此亦係夔之賢府主

所採以作寓公者。非民廛也。試觀三峽迅流
乏水。而上映星河。互相動搖。而又出於鼓角
悲壯之中。此何等氣象。真有令人不寒而慄
者。况野哭四起。多由戰殤。夷歌滿地。雜入漁
樵。此時此際。不堪回首。惟有大發一嘆。陡地
跳出機關。而一言以勘破之曰。任爾何等英
雄。何等跋扈。雖卧龍如諸葛。躍馬似公孫。終
成黃土。有何益哉。而我之作客江濱。人事音

書都付之寂寥之中。又奚足惜也。讀此詩令人增長氣魄。開拓胸襟。非直爲咏歌而已也。

杜詩言志卷十三終